

陈少华^{II}著

一枝珍重见昙花

江
散
文
系

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少华^{||}著

一枝珍重见昙花

中国青年出版社

散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字:01—1996—62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枝珍重见昙花/陈少华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9

(情缘香江散文系列)

ISBN 7-5006-2128-0

I. 一… 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817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4 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9.50 元

一枝珍重见昙花

(香港作家陈少华散文集)

中国书局出版社

目 录

人物篇

我父	(2)
情如青山长	(8)
曾敏之会长二三事	(13)
愁酒伤人	(17)
杜鹃花繁最佳音	(22)
杨芬吐馥见友情	(27)
染出春花无数	(31)

游记篇

西部风情 赤道景致	(35)
梅兰 春雨 江南	(57)
多采多姿澳门行	(71)
乐与莞人共晨夕	(75)
古木峰峦 湖光山色	(80)

西湖灵气惠州情	(85)
出尘飘逸道风山	(90)
荔枝蜜,白云情	(95)
春浓长洲行	(99)
澳门行	(103)
烟波潋滟西子游	(107)
南、庐纪行	(111)
停车独爱名雕林	(120)
清风绿岛	(123)

市声篇

昙花梦	(134)
杏花疏影旧人	(139)
写给清夜	(147)
脚印	(150)
旧墙	(154)
蔷薇处处开	(156)
卖花老人	(162)
我的小黑屋	(165)

雨花	(168)
水晶瓶	(171)
大会堂	(174)
我在这里	(177)
世间最妙是书信	(180)
黄玫瑰	(185)
心愿	(189)
爬满青藤的小屋	(192)
香港梦	(200)
山楂	(206)
荔枝成熟了	(209)
梦想	(212)
远逝的音韵	(215)
雨花园	(220)
履痕	(224)
尖东情	(228)
太平山遐思	(232)
清茶一杯人生一乐	(235)
远去的海风	(240)

歌女二题	(245)
得宝斋随想	(248)
榴莲、荔枝、红毛丹	(253)

乡情篇

病中补记	(259)
荷荫故人	(264)
凤凰山之峦	(269)
翠云草	(272)
微雨香梅	(275)
兰祭	(278)
相思的杨梅	(282)
山水二题	(287)
姹紫嫣红杜鹃来	(291)
砖	(296)
近乡情更怯	(298)
话牛	(305)
愁乡二题	(309)
书架	(315)

初恋	(318)
胡琴缘	(321)
一枝珍重见昙花	(328)
这儿有一株腊梅	(331)
登陵散记	(334)
弄蚁	(339)
老史观棋	(341)
华春堂	(346)
狮头鹅	(351)
小巷深处	(356)
南武林遐思	(361)
石镜	(365)
寻梦园	(370)
拾花	(375)
蚕娘	(379)
当我想起了叔叔	(388)
采菱曲	(392)
紫云英与牵牛花	(395)
水乡小镇	(398)

不倒翁	(403)
弄潮儿	(407)
小楼札记	(410)
水乡情	(415)
野渡无人舟自横	(417)
黑妞	(420)
淤泥	(422)
乡渡	(425)
故乡的星星	(428)
拉纤	(430)
竹坞	(432)
花草二题	(435)
深山音韵	(439)
一室幽雅一室香	(441)
凤凰情歌	(443)
金橘迎冬	(446)
红枫	(448)
夜莺	(450)

人 物 篇

我 父

父亲垂垂老矣。

我回乡时，去探他。昏沉的房间不开灯，只靠那凿通小后巷的一扇高高在上的小窗挤弄进来的微弱光线，捉弄着给房间一丝似明又暗的亮色。父亲很少起床闲坐了，除了三餐吃饭的时候，以及饭后抽根烟、喝杯工夫茶、便又回床上躺着，他说这样比较舒服。

父亲的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以前的乡亲朋友来探望他，他都认不得人家了，甚且东估西测地把张三的名字戴到李四的头上，弄得很多来探望他的人猛摇头，都说他以前的记忆力那么好，如今却这般衰退。然而，我却是他必不会认错的，父子情深，更何况我是他的女儿。每次我踏入他的房间，在昏沉的光线下唤一声“爸”，其实是听不到的，因为他的耳朵已聋了，尤

人

物

篇

其是左耳，更是聋得滴水不进。但是，当我边唤着他边走近他的床边，他常常睁开眼睛一瞧便马上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了。这是父亲的心声。十多年前我辞别梓里南来时，他显然有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思维系心怀，但口里却说：“还是早点走吧，能买到早一天的车票，便早一天走。”他没再说什么，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他的身体仍好，虽然已退休，但每天仍与一些同道中人谈医道、说市情。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把催促幺儿的辞梓当作一份深沉的心意，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很不想幺儿离开梓里，离开他的身边。

我乡很穷，也很偏僻，乡分南北二部分，被一个狭长的池塘所隔，便成池南和池北二个自然乡。池南一姓，人口也不多，百数十间陋屋，藏身在两座山峦中间，远望，只有绿的林木，没了红的瓦顶，待到步过那一道由一块大石板横架于沟涧上的小桥，这些瓦屋才羞答答地探头与人打个招呼。父亲幼时便到外地去闯荡，习医经商，二十挂零已是名贯一方的“先生仔”〔注〕了。

除了行医之外，父亲也经商，在蛇市经营化妆品生意，虽不大，但放在穷僻乡人的眼里，俨然已是一个大商家了。父亲喜欢在闲时抚弄几下“月琴”，那是一种有四根弦线、琴身作满月形的乐器，一曲“寒鸦戏水”在

他的手下流泻出来，竟能令我听之痴迷，于是也随父亲学“月琴”，只是至今仍学不精通，粗弄几下尚算可以而已。

我五、六岁光景，常随父亲到蛇市去。那是因为父亲一向的信誉好，兼且又到过泰国谋生一段日子，于是，我乡那些客居曼谷的亲邻，有巴望回蛇市度晚年者，便委托父亲代为觅居所。为了乡邻的重托，父亲不敢怠慢，常常亲自奔波于小城与蛇市之间。那时的小城人把到蛇市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绝早起身之后，便徒步数里路，到了外砂溪畔，唤渡公摆渡过溪面，然后再搭乘一程汽车往蛇市。我一直记得，就在那长长地伸出溪面的木桥边，渡船一靠木桥，我便飞奔上桥面，只希望尽早望一望那捆着一个大蒸汽炉、伸长着头颈的古老的汽车有没有停在那大堤上。

父亲一直没把行医当作正业，反而搞起小工业生产来，生产一些日常用品，那时的一块“英华工业社”的招牌，挂在用竹篱笆围绕的大门口，比我远高出很多。每有空闲，我们姐弟数人便会围在一起检拾混在白米堆中的红米粒，捡出来的红米粒拿来煮粥，再加些红糖，我们还吃得津津有味。我最喜欢有表姐来的日子，表姐住在莲阳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是我姑妈的小女儿，她每次来我们家，都会住上一小段日子。在这段日子里，她或会与我们一同检拾红米粒，或会与我们玩扑克牌，或会讲些她乡中的佚闻趣事给我们

人

物

篇

听。每次表姐要回去，我总会拖着她的手，问她什么时候再来，父亲就会帮她说话：“你什么时候喜欢表姐来，就告诉表姐好了。”我于是迫不及待地溜口说：“明天。”但是，表姐总显得十分为难地说：“怎么能这么快呢？”如今回想起来，才知道那还是父亲向姑妈说的情，表姐才能到我们家中住上这么一些长日子。

数十年岁月，父亲带领着我们经历了不少风雨飘摇的日子，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母亲挣扎着与病魔抗争以及过早谢世对父亲心灵的折磨，也经历了那个疯狂的时代的惊心动魄的不少日夜，直至我们兄弟成家立业，姐姐出嫁，他才算安定了心思。只是，此时的父亲却开始疾迅地苍老，几乎是到了行走有点踉跄不稳的地步。

么儿在父母的心目中总有一份特别的爱，而么儿对父母的爱也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表达。父亲每每闻说我回乡，等不及我去见，便自己绝早来了。或许是上了年纪的人不需要很长的睡眠时间，夏天有时他甚至未及六点钟便敲开了门，把买来的油条豆浆放在桌子上，才到公园里去晨步。他必给我买来梨子，什么梨子都行，他说只要他买了梨子，我便会回乡。这是他的心灵感应呢？还是冥冥中的一种催促，我也猜不透了。每次我离梓南返临上车时，他一定要我带上二个梨子，说吃了梨子不久便会回来。多少次望着他已

人

物

篇

开始微驼了的背影，我的心头总像梗着什么东西般难受。

三年前，父亲曾病得十分沉，几乎滴水不进，只昏昏沉睡。我匆匆赶回去时，他却意外地清醒过来，牵着我的手，没说话，却让泪珠悄悄地挤出眼角。他的头发因为长时间的昏睡而乱不像样，我硬是扶着他斜靠在床沿，替他梳弄了一番，他顺从得像一个小孩子般，及后又点点头，还有了微微的笑意爬上了脸庞。

病好之后，父亲的听力、视力明显衰退了，而且衰退得十分厉害。当他拄着拐杖在门外闲步时，不少与他打招呼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只“嘿嘿”地回应着他人的问好。我告诉他这位是谁那位是谁，他竟不明所以地反问：“有这个人吗？”他喜欢自己去买东西，去兑换外币，有一次给他兑换外币的人多给了他数十元，他左点算右点算觉得多了，便拄着拐杖回去还人家钱，那个人感动得连声说：“真该你老人家行好运，一点也不贪心。”这时父亲便会自豪地说：“钱是我小儿子给的，贪你这点便宜对他在外的声誉不好。”逢上向人家买东西，他总会添上一句：“钱是我小儿子辛苦赚的，不要短秤骗我老人。”

父亲垂垂老矣，苍老的速度远比日子的消逝还快。望着他瘦削的身子，听着他有时说混了的话，我真不忍心承认这就是当年用一把蘸着湿水的梳

人

物

篇

子，为我梳弄出一个油光闪亮的小萝卜头，又带我去蛇市逛街的精力充沛的父亲。有时我真恨岁月，假惺惺把明媚春光抛给我们，却又绝不留情地用寒霜冷雪来封杀我们正兴旺勃发的生命，把我的天真无邪，把父亲的能干多才强暴地抢走，就是我拼尽全身气力，也无法向它夺回。

我秉承父亲每日必饮工夫茶的习惯，至今依然。每当煮茶与内子对饮之时，我总会对她：“爸最喜欢饮‘色种’混‘一枝春’。”

写在父亲八十六岁高龄之时

[注]：即很年轻的医生

人

物

篇